

中国专业作家
小说典藏文库



白云苍狗

王立纯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国专业作家
说典藏文库

王立纯著

白云苍狗

王立纯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云苍狗 / 王立纯著.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 1

(中国专业作家·小说典藏文库·王立纯卷)

ISBN 978 - 7 - 5034 - 5586 - 5

I. ①白… II. ①王… III. ①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
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62458 号

责任编辑: 马合省 薛媛媛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27 字数: 45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2.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俘虏	(1)
宋大辫子	(10)
闲猎三题	(20)
石墙	(34)
鸽哨	(38)
白云苍狗	(49)
秋天的梦魇	(57)
丁香色的伤痕	(67)
马兰花，马缨花	(77)
妖女	(83)
邻居（三题）	(96)
阵风	(107)
七号闸	(114)
雾季故事	(127)
纸鸢	(141)
出猎	(146)
江边聚会	(158)
山顶的日子	(169)
圈里人	(182)
夏天的八音盒	(197)
小菜一碟	(208)
壮娃	(218)
边城三老	(220)

三维风景	(232)
查无实据	(243)
忽忽隆隆看赛马	(255)
变幻的季节	(272)
那岸的风景	(275)
都市花边	(284)
阵雨，有冰雹	(300)
马槽里的旅行	(317)
因公出差的沙河羊	(329)
敖古都拉鱒鱼	(346)
幸福的折笋	(358)
朝圣	(371)
报仇	(388)
神树	(401)
山野趣事	(415)

俘 虏

刘畅是京剧团的台柱子，三十啷当岁，所谓巅峰状态，四周一片黑眼珠。老婆秀娟在液化气站换气罐，当然也是台柱子，倘若急了把门一锁，周围上千户居民就得扎脖儿。当年的确也长得娟娟秀秀的，谁见了心里都得扑腾一阵子，只可惜没能坚持始终，中间地带突飞猛进，以致站在气罐堆里往往乱真。她把这责任清算到刘畅头上，认定是他长期蹂躏的结果，那刘畅也就任打任罚，绝不推搪。据楼下邻居证实，他家里夜夜楼板乱颤，相当里氏三级地震。

单说这刘畅自小生得眉清目秀，玉肤珠喉，嫩黄瓜似的一掐直冒水儿。不知怎么就迷上了唱唱跳跳的行当，常常跳栅栏钻墙洞，跑去看各处各路文艺宣传队排练演出，将一个指头衔在嘴喇着，渴望有一天能当上洪常青或郭建光。他羡慕洪常青尤于郭建光，也巴不得身边有一群香喷喷的女娃子跟随着，像一只大公鸡统率一群小母鸡。有一个扮演吴清华的女演员看出他是情种，拽到暗地里和他亲嘴，并慷慨解囊让他摸奶子。可惜童子军抵不住娘子军，吓得他一溜跟头，跑丢了一只鞋。回家以后好长一段时间里心律不齐，整个膀子触电一般麻酥酥抬不起来。从此不敢再去扒台角掀幕布，只好躲在家里自己琢磨。听说醋那东西能把骨头泡软，就节省下买冰棍的钱买些来，常备常喝，好一阵打嗝放屁都是酸的，试练着下腰劈叉，果然大见成效。演《大寨亚克西》，不会像维族人那样平行挪动脖子，就土法上马，把两个肩膀夹在墙角里乱晃，居然也成功了。街坊邻居都夸刘畅伶俐，就凭这一手，长大了准能红起来，走南闯北，吃香的喝辣的。

刘畅也飘飘然，上课眼睛不看黑板和书本，专往女孩子的漂亮脸蛋上溜，以期课后教一两招绝活儿，发展壮大队伍，将来大家一起轰轰烈烈闹一场。哪知道女孩们结成同盟一致抵制，骂他“抖擻”、“骚门小将”、“递补流氓犯”，并报告老师和家长，被人以各种方式熟过皮子。

刘畅招架不住，终日晕头晕脑，连大气儿也不敢喘，好歹混一张初中毕业证，被打发到屠宰场撸猪肠子去了。

那时常开颂扬会，人人献忠心。刘畅正瘾得要命，窃以为有了用武之地，也一步蹿到台上来即兴。头一句：“杀——哩！我们是毛泽东思想屠宰工！”一手抚胸，一手斜劈，英姿好不飒爽。正在得意，却被人冲上去卡住脖子一顿揍，并当场挂了牌子。蹲进小号方才醒悟，原来犯了语法错误，自己下套勒自己，大吃了一通后悔药。

后来组建民兵指挥部，看刘畅模样标致傻大胆儿，挎兜装鸭子，总爱露脖梗，就拍拍脑袋，发给一支七斤半扛着。那刘畅喜出望外，跳进澡塘泡了仨钟头儿，以便彻底洗尽猪粪味儿。穿了戎装对着镜子一照，果然精神百倍，忍不住一个人在自家院子里拿大顶打旋子，嘴里敲着锣鼓点儿，满地走急急风，直累得浑身汗透，以抒发满怀豪情。又练些摸爬滚打，立正稍息，街上走路端起肩膀瞪大眼睛，四下里寻找阶级斗争新动向，争取也闹一张立功喜报贴贴。一天夜里执勤巡逻，果真发现了几个黑影窜胡同，刘畅模仿电影里英雄人物的样子，一面振臂高呼抓坏人，一面就将手中枪放得山响，猫着腰紧追不舍。迤逦追到一个院墙外，架起枪闭起眼睛，当当当点射没完，打尽了一梭子才发现，枪管底下站着一个人，只穿一个小裤头，下边已经发河涨水，烂银也似的抖做一团，竟是个女的。等增援部队赶到，却见他双手托着一副白条从院子里走出来，场面极壮烈，兀自向队长郑重报告：“抓获俘虏一个，交公！”登时把队长气得倒仰，其他队员也就地卧倒，捂住脸从手指缝里向外看便宜。

这俘虏就是秀娟，一边的耳膜都震坏了。队里拒不受，刘畅武责自负，看看还有七分颜色，只好匆忙娶了。结婚时两人只有一套铺盖卷，三本红宝书，连竹皮暖瓶都是借的。秀娟免不了哭天抹泪，含冤抱屈，凛然对以脊梁骨，刘畅装猫扮狗哄着玩儿，并偷回一截猪大肠慰问，才算换得些许笑容，死鱼似的泛白了。刘畅从此皈依唯物论，积极参加新兴的“不空手”运动，日子也竟维持着一天天过下来。

那秀娟的亲娘本是国民党团长的姨太太，溃逃时被扔在一个山沟里等死，恰好被一个牛倌碰见，手托住小下巴颏向上一抬，便看见一张辉煌的粉脸，于是用大饼子拯救了，又用大饼子引导着领回家里，改造利用起来。后来有人揭发牛倌阶级混线儿，私纳战利品，被弄进白干队拘了三天马葫芦，并课以两板大豆腐——其时牛倌已混进城里安家落户，

洗洗手当了一个水裆尿裤的豆腐馆。这把柄常被刘畅当撒手铜甩出去，紧要关头引吭高歌：“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啊啊啊——”秀娟就立时蔫瓜瘪茄子，像个灰溜溜的专政对象，事事由着他走，不敢有一丝拂逆。

刘畅因此被刷下来，再不能穿黄棉袄。交枪的时候很带一点悲壮情绪，踢了秀娟三个腓瓜借以发泄。屠宰场又因无猪可屠，大批辞退临时工。刘畅只好帮老岳父一个缺手，整天价推起小车卖豆腐。他练过发声，懂得乐理，嗓门圆润，丹田之气足壮，一声“豆腐——”有如鹤鸣于皋，声上九霄，充满抒情味道，粪土当年杨白劳。买卖虽然不错，日子仍然拮据，活计也实在卑微，兔子大的人就能随便吆喝支使。秀娟常常半夜里醒来，一遍又一遍地数那些镍币，擦起来却一脚踢不倒，不由得一双大眼睛滴溜乱转，发出车胎撒气似的叹息。刘畅问起来，便百媚千娇地钩住他脖子吹风：“嫁了你，肉儿魂儿都是你的，好歹地混出个人样儿来，我借豆粒大的光，也算一辈子没白活！”说着还颤巍巍哽咽两声，制造出百爪挠心的音响效果。刘畅也就跟着失眠，爬起来满地走遛子，长吁短叹，大骂林彪“四人帮”。

于是重新捃到剧院去打主意。一般都挤到前排就座，以便和演员交流眼神，引起足够注意，需要鼓掌喝彩的时候绝不藏奸耍滑。有时也笑嘻嘻混到后台去，搭讪着套近乎，帮人抬抬鼓架，拎拎琴盒子。还常常利用散场的空当溜到台前，对着空空的排椅拿腔作势，亮相造型。这年冬天，刘畅正掩在侧幕条里看女演员走场，一抬头发现棚顶冒起烟来，乳白色里渗着紫光，登时热血沸腾，一步跨到台当央，两脚斜峙，左手叉腰，右手向上直举，做金刚擎天势，洪钟也似一声雷吼：“着火啦！”登时满场大乱，汤浇蚁穴一般，呼儿唤女仓皇逃命之际，被搯掉大胯挤出冷尿热屁丢鞋弃帽者无计其数。等人跑光了再看，原来是那聚光灯多日不用结了一层厚霜，渐渐蒸发出水汽而已。刘畅登时傻眼，被短打武生一个扁踹踢下台去，所幸学过青蛙扑地，刺猬滚山，才没能跌掉大牙。

也是缘分该着，那京剧团的头儿正愁青黄不接——洪常青吴清华一伙唱倒了嗓子，早就随着样板戏收关闭气转业到艺术馆打毛线练八段锦去了，见刘畅瘾大心诚，洋相里有戏，很带点璞玉浑金的意思，叫到跟前测验一回，果然不同一般戏痞二混子，一拍大腿弄进团里当见习。后来又当B角，再后来又当A角，再后来又送进省城深造。刘畅如鱼得

水，玩得滋润，一步一个台阶走上去，轻飘飘好似腾云驾雾。根据夫贵妻荣的惯例，秀娟立刻欢欣鼓舞，扬眉吐气，人前仰起一张银盘大脸，说话不由自主有点贱舌子，惹一群姑娘咂嘴咋舌地犯馋，缠住她介绍经验，巴不能也脱光了让人俘虏去。老姨太和豆腐馆也跟着抖起神来，一个作为统战对象进了区政协，另一个卖豆腐也敢昂首挺胸大声吆喝了。两个时常混进剧场里白看戏，并带头咳嗽踊跃吐痰，脚气狐臭尽情释放，大有国丈爷临幸的架势，招人背地里一片摇头嗤笑，骂做“家雀骨头”，“老包米面儿”。秀娟就学习王宝钏苦守寒窑的榜样，一个人支撑家门，打鸡骂狗，拉扯孩子，揽些厚纸板糊成药盒，抓挠几个零花钱。往省城打信，牙口不提半个苦字，换得一圈挺翘的大拇指，一张“三八红旗手”的蜡光纸。刘畅回家省亲，总带回各种剧照炫耀，还拿出个红塑料皮的小本本让她看签名。起初秀娟还美滋滋齁着一口小白牙欣赏，后来就胃里发酸，老有一种坐摩托搂后腰悬乎乎眼看被甩掉的感觉。倘若刘畅两个星期不回家，就要打电话拍电报，现编些孩子病重老婆车祸家里失火之类理由，十二道金牌催回来，先抹一通大鼻涕，哭诉离愁别苦日子很难，再细细盘查刘畅的人事关系和经济账，特别是和哪些女人有来往。刘畅受不了，举拳跳脚表示抗议，并重新拿出撒手锏来甩，却已年久失效了。那秀娟用头猛撞刘畅的胸脯，嘴上爆豆一般蹦词儿，麻姑似的长指甲上来就要挠脸。老姨太闻讯赶来助战，抱住一瓶子卤水颠腓骂杂，仨小时不重样。豆腐馆做后勤补给，源源不断端来热乎豆浆解渴润喉，并点着刘畅的鼻子开骂。骂得性起，便绰起勺子铲子擀面杖，鼎足围住，各使解数，演一出三英战吕布。那刘畅不敢恋战，只好卖个破绽跳窗逃走，揉着头上的筋包包到团长家里找粥喝，并郑重要求离婚。团长规劝说：“可别屎没来屁先来，翅膀刚硬就扯不利索，别人怎么说！”那时正演《铡美案》，陈世美顶风臭出八十里，刘畅直觉得心虚气短，脖梗上凉飕飕的，再不敢提半个离字。

三年工夫，刘畅修成正果，文武混乱不挡，也有了金字文凭做商标，真个是隔山响透瓶香。省团捂在手里玩雀儿，市团不敢犯上，只好任他在高枝上做窝。众人纷纷向秀娟表示祝贺，秀娟笑过之后就又失眠，马上给刘畅写信，提出三大条件：第一，立马接老婆孩子。第二，解决她的工作。第三，将老姨太豆腐馆一并弄到身边护驾。如果不答应，就破裤子缠腿，提溜菜刀对命。僵局之际，秀娟就真的背包擦散闯到省城，逃荒似的住进剧团里不走。刘畅怕她撒起泼来弹压不住——那

时她腰围已发展到二尺八寸，常常在嫌小的房间里坦克似的撞人，能举起一百〇八斤大杠铃，就低声下气哄着，好吃好喝侍候，又动员了女演员陪着游景观光。秀娟见那些女孩儿个个绝色，细嗓娇腔带着黏糊劲儿，眼神活泛如同钩镰枪，心里老大不自在，借骂刘畅的机会，席卷横扫了。有几个刀马花旦受不了屈辱，上前待要掌嘴，那秀娟便把唾沫喷成霰弹形状，给那散兵线以极大杀伤，又从兵械架上取下一对八棱紫金锤，巨灵神一般咆哮着扑将过来，吓得一群女流吱哇乱叫狼奔豕突而散。终于还是刘畅用双鞭挡住，苦战二十回合不分胜败。那秀娟愈战愈勇，刘畅没脸儿，吵着嚷着就要跳楼，秀娟就死死抱住后腰，天儿妈地哭个没完，嘴上咿咿呀呀如同唱小戏，勒得悻悻缠绵——你我好比鸳鸯鸟。儿子想爹泪花流。要问我爱你有多深，月亮代表我的心。从今不再受那奴役苦，夫妻双双把家还……刘畅文不能敌，武不能制，只好仰天长叹一声，卷起铺盖起解似的和她回家了。嘴上鼓起一层崭新的大燎泡，逢人就说：“唉，我他妈的光腚拉磨，丢人一圈儿！”

市团坐收渔利，自然喜出望外，马上分给刘畅楼房一套，上调工资一级半，好笼子好食儿喂养着，只求听一声画眉叫。为了旌表秀娟的功劳，又挖门子掏洞，给她弄个换气罐的活干干，虽然属于大集体，收入也算可观。于是餐桌上渐渐有了动物蛋白，屋里添了几件漆木家具，秀娟的腰围也发酵般扩张起来，好几次进入报道大好形势的电视摄像镜头。秀娟持家有方，能使电表水表不转或反转，一个鸡蛋做出八样菜来。外面也混得明白，认了一大嘟噜傻兄弟干妹妹，整天叽叽嘎嘎闹着玩儿，一碗大酱一把小葱地切磋交流，公家仓库里的东西只要用得着，尽可直接或间接拿回家来。日子殷实了些，渐渐就传染上了洁癖，家里的摆设一天擦八遍，进屋脱鞋，上床洗脚换衣服，违者摔给你脸子看，连老姨太豆腐馆也不能幸免。自己则梳了一个溜光水滑无懈可击的发髻，来一条红白相间的发带，一早一晚做做健美操，以保证直径增大之后腰部的柔韧。尽可能扭出浪丢丢的风采来，好与那些狐媚子女演员相颀颀。她最担心的就是刘畅陷进桃花阵里——他演《罗成叫关》不是连人带马都陷进淤泥河里，被人乱箭射成刺猬了么？时不时敲山震虎训一通，大讲搞破鞋丢人现眼唾沫淹死下了地狱还要爬烧红的大烟囱，家里绝不贴美人挂历，收音机里一有女声独唱就毅然关掉，或者改换成不带刺激性的诱惑力的频道。眼皮一跳就赶紧往京剧团打电话刺探情报，并暗中收买了两个跑龙套的小厮做眼线寻风瞭哨。夜里每每主动出击，

以消磨男人的旺盛斗志，增加安全系数。随时搜身掏兜翻检情书，并将刘畅每月工资悉数收缴，以防他老大不做老二主，臊劲上来贴到娘儿们身上去。

果然行之有效。刘畅起居行止得以重新规矩，上下班时间卡得极死，不允许有五分钟交代不清的空当。憋闷得难受，秀娟就陪他摸大点抽王八，把一副扑克牌玩儿得缺边少角亚赛油坊里的老传票。戏也演得兢兢业业，名字隔三差五被登到报纸上或用彩笔大字写到海报上，很出了一阵风头。作为一方名角，还成为党支部重点发展对象、自学成才典型、五讲四美模范、中秋节电视节目主持人、一等奖金固定得主、胖大海优先供给者。家里门楣上钉了一块“五好家庭”的瓷漆牌子，火炭似的灼人。秀娟对他也格外上心，每天保证提供鲜蛋一只，冰糖一块，香油五滴答。夜里趁他睡着，先是母鸡瞅蛋般骄傲地欣赏一阵，然后就大啄木鸟似的通体猛啄，暗自庆幸一绣球砸在秃子头上，碰响炮儿了。老姨太常常箪食壶浆抱门等待，豆腐馆也养成洗脖子剪指甲的习惯，面带贫下中农憨厚的微笑，用偷学来的兰花指和女婿碰杯。一时间阖家亲善，温饱有余，其乐也融融，一片升平景象。

却说这刘畅每日在家中坐禅，不知不觉变得怔呵呵的，常把老张当老李，墨水当酱油，闹出好多颠三倒四的笑话来。有一天多喝了两杯酒，就在自家屋地上起台步，摇着头上并不存在的驸马翅儿，裂帛似的高唱：“我好比那笼中鸟……”一句未了，眼泪早就流下来，稀溜溜洒了一脚背，嗓子眼儿里发出尖锐的拔气声。秀娟还以为中了邪魔，当即麻爪筛糠，还是老姨太经验丰富，冲上去按在床上就掐人中。刘畅就哭一阵笑一阵，用手指定老岳母，大骂国民党潜伏多年的女特务。豆腐馆绰起家伙就打，秀娟却用茁壮的腰杆护住，雌虎发威般不准两个老东西碰倒一根毛。见女儿反水，两个便砸碎一只猫食碗，拎走一坨猪板油以示决裂。秀娟也不示弱，站到阳台上用骂声欢送，大义灭亲地揭发出，她爹曾用医院外科接骨用过的石膏点豆腐，惹一群闲人在楼下攒堆堆儿看热闹。老姨太立刻郑重声明，那是在一九六八年，那时候天下大乱，啥事都干。反过来又揭发女儿不是处女。秀娟很轻蔑地回敬：“你懂个屁，当时枪那么响，能震破上面的膜，就不能震破下面的么？你好，公共厕所下水道！”老姨太当即哑火，假装背气躺到豆腐车上，被豆腐馆一溜疾风拉下火线去，再不敢捋虎须。

排除了干扰，日子倒也清静太平。刘畅闲极难忍，买了一本大众菜

谱，学着下厨房掂马勺，渐渐能烧出几十个眼巴前儿的毛菜来。秀娟政权巩固，时间一长就麻痹了。一天中途溜号回家取粮本，却撞见刘畅正抱着一个姑娘亲嘴，发出野猫似的尖叫。秀娟霹雳也似一声怒吼，一手一个，当即生擒活捉，责令跪在水泥地上，旋风巴掌抡起来，大掬了一顿耳茄子。又逼着写下承认和悔过，只在她手心里攥着，今后要是稍有龇牙瞪眼，立刻张出去，叫刘畅身败名裂，拿大顶走路，屁股朝上见人。那姑娘是包片民警，常来调查各家情况，考虑到她腰里别着生铁，只敲下十五块钱做罚款，然后宽大释放了。秀娟夜里重新以脊背相对，哭诉许多年来跟他遭的活罪，到头来一片好心换来驴肝肺。她明确指出他骚习难改三岁带老相，如果不是她防范得力，这一带稍微平头正脸蹲着撒尿的都得让他划拉了。况且你刘畅又不是扛大个卖黄烟的，浏阳炮仗大麻雷，又红又响，这么搞岂不是睁眼往大粪坑里跳？我又没有病，又不是供不上你。我给你生个胖小子又不是丫头片子。等等等等。骂过八辈祖宗之后，又正言厉色提出离婚，吓得刘畅磕头作揖，恨不能舔她后跟。秀娟就冷笑着做延期处理，将那口供藏着掖着，来牵刘畅的牛鼻觥。

刘畅臣服，在外头人面觑然，回家就避猫鼠似的溜边站角，苍蝇落到鼻子尖上也不敢随便驱逐。那时上演《穆柯寨》，刘畅每天被穆桂英俘虏一次，粉红丝绦捆了，刀架在脖子上笑模滋儿地捉弄，正好对了戏路，容易进入角色。家里凡是能干的活比如洗衣服拖地倒垃圾给孩子擦鼻涕，都主动承包下来，再不当甩手掌柜的。秀娟也适当放宽政策，主动撵着他出去遛遛，以防脂肪层加厚，影响折跟头打把式扮演英雄形象。刘畅却畏葸得不行，出门老觉得有一双眼睛盯在后脑勺上，小腿肚子聚筋，只在房前屋后小半径转悠，蹶成寒鸭病蟹模样。见到女人老远的就别过头去，以免再一次受蛊，心里却对老婆恨恨的。

正是遍地跑窍门漫天飞票子的时候，秀娟看准门道，就利用工余饭后当了几回掮客，东跑西颠挂钩牵线，穿梭于傻兄弟干姊妹之间，倒腾一些大宗货，大赚了几笔外快，使小家庭一举进入现代化行列。刘畅做梦似的给包围在一圈花花绿绿的物质里。没事就凑到跟前摸摸上面的蜡壳和电镀，心里流蜜拌糖一般，充满坐享其成的满足，形同老罕王坐北京。秀娟也不谦虚，时常腆起巍峨的肚皮，晃着杠头膀子炫耀：“你老婆咋样？瞎子拣驴蹬，算你套在脚上了。嫁你的时候屁蛋精光，现在四叶齐了，要是再夹着臊卵子到处惹事，拍拍你良心！”刘畅唯唯诺诺，

对老婆加倍恭敬，视为宝贝疙瘩，自己反倒觉得像个没有户口没有粮票投亲靠友看脸子吃饭的小盲流。

那秀娟尝到甜头，一发而不可收，大有好吃不撂筷的劲头。常常披星而起，戴月而归，带一身酸烘烘的汗气，沾满脸脏兮兮的征尘，回家往长条沙发上一躺，呼茶唤水，垫腰捶腿，俨然一副功臣的派头。夜里挡起窗帘，两口子轮番点票子，纸包纸裹坚壁起来，并配以防潮剂樟脑丸。出于安全需要，房门另加了一把暗锁，一层薄铁皮，并安装一只猫儿眼观察陈望，夜里枕着菜刀睡觉，大有森严壁垒来者必歼的意思。后来又撺掇刘畅也出去抓一把，或者干脆辞了那每月只挣五只烧鸡的角色，去给她一个日进斗金的傻兄弟拎皮包。秀娟说：“人家的男人神通大了，谁像你躺在老婆身上等奶吃，剥削阶级寄生虫！”秀娟鞭辟入里，语重心长，刘畅脸上烧得不行，吃饭的时候眼神怯怯的，筷子只在盘子边上出溜，夹几片价钱便宜的小菜应景儿。后来也试着跑了几次，缩头缩脑，脸皮比蒜皮还薄，竟无大建树。自知不是材料，乖乖地靠边站了。

秀娟就乘胜前进，不断扩大成果，变戏法似的弄回好些钱来。房间布置得高级宾馆一般漂亮，两个人又分片包干，定时清扫擦拭，不使一丝尘埃在家中落脚。秀娟本来是吃苣荬菜长大的，刘畅也满大街拣过煤核，对一系列洋玩意儿不免战战兢兢，敬畏掺半。那地板纹理细腻，光可鉴人，刘畅就跪倒爬起匍匐膝行有如癞蛤蟆逮苍蝇。秀娟负责电冰箱管理，严格控制开门次数，并削好一根篾片专抽偷嘴吃的小儿子手背。又规定下种种细则，以防电视机老化或爆炸，收录机空转或绞带。家里一般是没人来的，偶尔有人造访，尽量拦挡在门外，不使地板和沙发遭受玷污。特别是那张高档沙发床，绿金丝绒罩面，万向轮接地，秀娟体重已突破了一百五十大关，压上去眼见得怪可惜。两口子就达成协议，一起睡在地板上，倒也不影响诸种乐事。那秀娟每每感叹说：“当初我要有这么多家当，能嫁给你？真便宜了你这小卖豆腐的！”刘畅就赶紧黏糊上去打进步，把身子扭成蛇形管儿，做出一副三孙子模样，生怕被女财东一脚蹬开。不久团长找他谈话，直截了当对他说：“我看你老婆挺不是个玩意儿，跟她离了算了！”刘畅惊诧莫名，还以为他是神经错乱发癔症，盯住团长的秃头顶，恨不能给他个大栗暴尝尝。

日子辛劳而和美。秀娟夜夜把胳膊搭在刘畅身上睡觉，借以增加依托感，避免做噩梦。这天累得厉害，早早睡下了，却突然看见一个怪模

怪样的人站在落地窗帘后面，左手一把匕首，右手一支手枪，恶狠狠对她吼道：“举起手来，你们被俘虏了！”她就哆哆嗦嗦站起来，两手端着像一只青蛙标本，却忘了枕头底下那壮胆的薄铁片儿。刘畅正在看一个惊险的电视片，见那秀娟直着眼睛对荧光屏投降。下面淅淅沥沥飘洒，臊不可当，重演了当年故事，分明是魔住了。他不知怎么竟嘿嘿哈哈大笑起来，很开心。后来送进医院一检查，急性肾炎兼有严重神经官能症。大夫用鼻子嗤了半天然后说：“有床干吗非要睡在地板上？真没见过！将来要有了小汽车怎么办？”两口子面面相觑，风干鱼似的大张着嘴，竟然答不上话来。

刘畅的戏越演越差，一路下坡滑下去。很快就倒了牌子，被崛起的新秀所取代，当了一个抢不上槽头的B角。他很痛苦，闹不清是怎么回事。有一天在公共汽车上碰见一个小偷掏包作案，他很想像头些年那样可着嗓子振臂喊一声，不知怎么，热血却不再沸腾，声音只在肋巴扇上挣扎，像一只遭瘟的花脚蚊子，方才知道自己唱念做打全面退步了。正巧是那女民警抓住小偷押下车，他鬼使神差跟在后面，那女民警回头看看他说：“离我远点儿，讨厌！”他就地立定，一面挠着脑袋一面犯蒙，回到家躺在沙发床上望天棚，久久不能成眠，竟热辣辣地想念起当年的吴清华来。

秀娟出院回家，刚进门小儿子就向她报告：“妈妈，你不在家我爸跟别的女人说话啦！”秀娟一怔：“谁？”儿子脆生生地回答：“我姥姥！”

秀娟眨巴眨巴眼睛，哭了。两家自此捐弃前嫌，实现邦交正常化，来往走动频繁，日子很红火。刘畅也正式向团长提出去拉大幕了。

宋大辫子

十八岁的时候，她知道自己很漂亮，总忍不住对着镜子打飞眼儿。爸爸是赶大车的，一边捏着锡酒壶一边数落她轻浮，不像是贫下中农的好后代。她笑吟吟地甩甩辫子说：“走着瞧，看你的鞭子厉害还是我的鞭子厉害！”宋老板儿当即翻脸，锡酒壶当飞镖撇过来，在女儿额角上盖下一个公章似的朱砂印儿。好在占有头发优势，弄些刘海儿鬓角遮盖了，并不怎么影响美观。

从此她不愿呆在家里，没事就跑到村外小河边，将脚泡在水里，嘴衔一片草叶，凝眉托腮，望着远山出神。支书看出了名堂，及时进行晚婚晚恋教育，耐心细致，直到抓住她嫩葱似的手舍不得撒开。后来带着塑料布拉她钻了好几次柳条通。立竿见影的效果是，宋老板儿当上了半脱产的贫协主席，再不必用鞭杆子捅马屁股，偷豆饼换酒喝。

支书年方五十，膝下有女无儿，老伴也活得顽强，不能将宋大辫儿纳入家来正名，痛心疾首了好一阵，派小胶轮送进城里做过人工流产，又亲自做大红媒，嫁给了林业局贮木场一个打更的跛子。出嫁前她对支书说：“你把我毁了。你提上裤子还是一方土地，可我这辈子咋活？”哭成一个泪人。那支书把老脸揉成一枚醉枣，不说话，只是一声接一声叹气。

跛子姓李，本来并不跛，只因有癫痫症，偏巧又在生火的时候犯了，口吐白沫，朝地便倒，将一只大腿伸进灶膛里，活活烧成鸡爪子模样。幸亏外人及时赶到，才挽救了两胯之间那些杂碎儿。也有讹传不中用了的，那跛子便七窍生烟，一面拍着裤裆一面汹汹地叫阵，嚷着要那诽谤者的妹子来试试。娶了宋大辫儿，果然屡试不爽，逢人便自豪地仰起一张大饼子脸，以炫耀自己的胜任愉快，身残志坚。

宋大辫儿有了城镇户口，吃上了去皮粮，走路时不免鹤蹈鸿翩，把水泥马路踩得嘎吱脆响，两条长辫子拂来荡去，卷起一路香风。有时左

邻右舍走串，裁衣服，剔鞋样，翻画本，交流贴大饼子熬大楂子以及和男人使温存的经验。偶尔也摸两把扑克，或者学电影里国民党军官太太姨太太们的做派，把十个指甲染红，夹一棵九分钱一包的经济烟，嘴嘬成鸡屁股形状，一个接一个吐烟圈。跛子看得痴醉，涎水滴了一大襟，待要扑上去做爱，却被一脚蹬开，那宋大辫儿悻悻说道：“德性！你看人家画本里，电影上，有滋有味的，连亲嘴都不叫亲嘴，叫接吻，谁像你，出马一条枪！”那个“吻”字说得百啖，带一个鱼钩似的倒须儿。跛子登时傻眼，在凉炕梢团了一夜，第二天也找些画本什么的急用先学，竟久久不得要领，苦恼得要命。

自此跛子被立下诸多规矩：进屋先换鞋，上炕先换衣服，吃饭前先洗手，睡觉前先洗脚，接吻前先刷牙；放屁要先站到院子里，散发五分钟方得进屋，等等等等。时下跛子刚参加了造反派，肝火旺烈。有一次在外面吃喝足了，借着酒劲回家寻衅，把一双臭脚丫子故意伸到老婆鼻子底下，要她闻海蛎子味儿。又齁着一口带粘涎和绿韭菜红辣子干豆腐皮之类杂烩的黄牙齿，呐喊着冲上去，“吻”了个天翻地覆。宋大辫起初还挣扎反抗，破口大骂跛子不得好死，哪知跛子余勇可贾，把她赤条条捆成个粽子，大辫儿系在门把手上，慷慨地赠送了一顿皮带炖肉。那跛子在地上做金鸡独立势，打一下骂一句，历数她胎里臊破、降价处理货、土包子开洋花、虐待亲夫等等罪状，声言要一张纸儿休了她，让她永远土里刨食吃去。幸亏隔壁小脚二大娘闻声赶来，冒着跛子再抽羊痫风的危险，才把宋大辫儿从皮带下解救出来。再看身上时，已成了一张斑斓虎皮。

宋大辫儿不能文治武力，只好采取绥靖政策，撤销全部管卡压条令，一任跛子脏手脏脚脏嘴巴恣肆，放屁也重新给以自由。跛子落得心情舒畅，整天价唱唱咧咧，才啞才才啞才才啞，飞兵奇袭沙家浜。宋大辫儿仍然把屋子收拾得干净利索，时不时掸上些来苏水，以抵消跛子的气味；小院子种上些花草，一只装雪花膏的大玻璃缸子盛两条小泥鳅，摆在榆木箱子上把玩观赏。自己则一如既往地敷粉描眉，或挎着小筐上街买菜，或闲串门子唠嗑家常。于是便有一群青皮望着背影咽唾沫，发出一片赞叹。跛子唯恐做乌龟，拖着一条残腿暗中盯了两回梢，见女人对谁都不冷不热，两眼低垂，并无跑臊撩汉的意思，也就放心了。

那时小脚二大娘已当了居委会主任，忆苦报告常作常新，整天颠着一副大奶子，领导职工家属们兴无灭资，斗私批修。正愁找不见活靶

子，有人便推荐宋大辫儿。二大娘起初还撕不破面皮，经过反复学习最高指示，才断然下了决心。于是那宋大辫儿被弄到板凳上，哈腰撅腚，双臂后扬，做燕子掠水式。“全无敌”战斗队一马当先，严正指出她资产阶级臭思想和熊×样对广大革命群众的侵蚀。“揭老底”战斗队紧随其后，揭发她三岁就知道跟男孩子亲嘴儿，十二岁就来例假，十八岁就拉具有多年党龄的老干部下水，二十啷当岁就以次充好蒙骗工人阶级李跛子。“一扫光”战斗队一拥而上，剪子推子五齿挠子，仅用两分钟就割掉了她的资产阶级尾巴，改造成一个哭哭啼啼的小尼姑。为将其彻底批臭，勒令两小时之内换上或黑或蓝或半黑不蓝的劳动人民工作服，沿大街掏厕所。因为“宋大辫儿”与“送大便”谐音，称呼仍旧不变。

从此便时常看见她包着一块旧头巾，穿着朴素的灰衣服，虾弯着身子拉一辆大粪车，近处跟着一群苍蝇，远处跟一群野孩子和闲汉。野孩子拿她练投弹，瓜皮果核土坷垃常常飞蝗般落到秃头上；闲汉们则编了一套顺口溜在背后喊：“大秃瓢子，拿粪勺子，拉车不用戴嚼子，整天啃烧鸡腿，还不如进窑子。”有一回她终于忍不住，扔下车，操起粪勺子返身向闲汉们扑过去。那粪勺子用旧钢盔做成，光溜溜柞木把儿，形同古代兵器操在一员骁将手里，闲汉们登时土崩瓦解，抱头鼠窜而去，再不敢轻易进犯。

不免回家来哭。跛子说：“哭屌，脚上泡自己走的，要是规规矩矩过日子，漫天下雨也淋（临）不到你头上。看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谁改造谁！”然后用手摩挲那光光的白头皮，弹一两个响亮亮的脑崩儿，才哏才哏来一段得胜令。办起事来仗义了好多，先把花池毁了栽上大葱（听说那东西壮阳），又把大玻璃缸子装满老白干，两条小泥鳅油炸了当酒肴，夜里越发地不管不顾。她实在受不了，趁家里没人的时候，跑到仓房里挂了脖子，不巧那横木朽了，豁啷，把她墩在地上。她眨巴眨巴眼睛，哈哈大笑起来，连说三遍“姑奶奶阳寿未尽！”拍拍屁股，进屋和面包饺子去了。

熟能生巧，那宋大辫儿从小干过农活，人又不笨，很快掌握了掏厕所的诀窍，能应付液态、糊状、固体各种风格流派的粪便，并保证不弄或少弄到身上去。回到家，先在仓房里换衣服，然后是一顿好洗，再搽上些气味中平目标不大的大众雪花膏。头发有如春韭菜，势头很猛地长出一茬，短虽短些，倒也蛮精神，街上一走，照旧风光得很。居委会为此专门开了讨论会，认为这女人的巨大危险性依然存在，最好能使其彻